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精義卷一上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沈培

謄録監生臣吴晴

經部八

論孟精義　　四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論孟精義三十四卷宋朱子撰初朱子於隆興元年輯諸家説論語者為要義其本不傳後九年為乾道壬辰因復取二程張子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説薈

稡條疏名之曰論孟精義而自為之序時朱子年四十三後刻板于豫章郡又更其名曰要義晦菴集中有書論語孟子要義序後曰熹頃年編次此書鋟板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旣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于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旣以刻於其學又慮夫讀者疑

于詳畧之不同也屬熹書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云是其事也後又改名曰集義見于年譜今世刋本仍稱精義盖從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書前有綱領一篇不入卷數朱子初集是書盖本程氏之學以發揮經旨其後採擷菁華撰成集註中間異同疑似當加剖析者又别著之于或問似此書乃已棄之糟

粕然考諸語録乃謂讀論孟須將精義看又謂論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於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又似不以集註廢此書者故今亦仍録存之焉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論孟精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蹐駮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

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横渠張公若范氏二吕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説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

於此者亦不隱焉抑甞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
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
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功
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
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
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絶學之後而獨得夫千
載不傳之緒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
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

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顔曾也今録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守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説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辯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茍不先涉其

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

辯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論孟精義綱領

明道先生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矣　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又曰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又曰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

雄只見才雄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學顔子便入聖人氣象　又曰孔孟只要分别聖賢之分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得似聖人譬如剪綵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又曰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賔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譬如有許大形象然後為泰山有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又曰孔子教人常俯就

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　又曰孟子嘗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畀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又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或問使孟子與孔子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於孔子耶先生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或問橫渠之

書有迫切處否先生曰子厚謹嚴才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寛舒之氣孟子却寛舒只是中間有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顔子便渾厚不同顔子去聖人只毫髪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右論孔孟氣象

伊川先生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或問聖人之經㫖如何能窮得曰以義理去推索可也學者先讀論孟如尺寸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常語學者必先

看語孟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如當時人

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看語孟之書亦與見孔孟何

異　或問學者如何可以有得曰但將聖人語言玩

味久則自有所得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

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

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

成甚生氣質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

可以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一部

論孟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　又曰讀論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又曰凡看論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語言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説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又曰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又曰傳録言語得

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孟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不答其問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為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勲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勲為堯號乃稱放勲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問及仲由為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

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為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為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為事堯奚為

不治葢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尹焞嘗言近日看論孟似有所見先生曰所見如何焞曰只見句句皆是實語先生首肯之曰善自涵養

論語精義卷一上

宋 朱子 撰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伊川解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

無慍乃所謂君子　又語録曰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　又曰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又曰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范曰學先王之道將以行之也學而習之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則說矣習之言試也易重險之卦曰習坎水之於險也必洊至而不已然後能乘險而流

焉君子於難事也亦然故其象曰常德行習教事夫必有常也而後能立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人君習堯舜是亦堯舜而已矣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伊尹曰習與性成學者之習將以反其性也習之而串則與性一矣易曰兑說也而兑之象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所以求道故可說之善莫善於講習不亦說者比於說矣猶未正夫說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所以求為聖人及其成功則無習無習則亦

無說矣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才小者所友近才大者所友遠君子之學有同道者自遠而來則亦可以樂矣夫說自外至樂由中出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習在己而有得於外朋友在人而有得於内君子之道求為可充也能如此者其惟好學者乎在孔子則弟子自遠而至是也君子不病人之不己知小人唯恐人之不知也潛龍之德

不見是而無悶君子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皆藏其德而修身者也人莫得而知之是以道不行時不遇獨立乎世未嘗有悶懸而後已亦無悔焉下焉者為善而必斷乎人知有諸内必形諸外未有不知者也不知而愠則不知於命無以為君子故人不知而不愠斯可以為君子矣

吕曰信於始而不疑故時習而不舍信於中而有孚故朋來乎遠方信於終而不悔故人不知而不愠

謝曰學而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則坐時習也立如齊則立時習也造次必於是則造次時習也顛沛必於是則顛沛時習也如此則德聚矣能無說乎有朋自遠方來非必同堂合席專門同師然後謂之朋也考諸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求之今人信其與己之不異皆朋也能無樂乎夫道同則相知不同則不相知師弟子之間猶有不相知者況他人乎是以一鄉之善士斯得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得

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得天下之善士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人不知而不慍則其自待者厚斯不亦君子乎學而時習之所以自處也有朋自遠方來同乎已者也人不知異乎已者也而不慍焉則幾於樂矣論語一經大抵不出此三者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顔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皆不慍之謂也

游曰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也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心所同然者而已學而時習之則心之所同然者得矣此其所以說也故曰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今試以吾平居之學驗之若時習於禮則外貌無斯須不莊不敬時習於樂則中心無斯須不和不樂無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敬得矣無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和得矣時習之則時有得矣時有得矣其為樂可勝計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

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積於中者厚然後發於外者
廣得於已者全然後信於人者周有朋自遠方來則發於
外者既已廣信於人者既已周矣非夫積厚於中得全於
已者曷至是哉此其所以樂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夫聞譽施諸身則美在其中而暢
於四支夫豈借美於外哉惟不借美於外則志願在我而
世之所可願者屏焉其為樂也烏可已耶蓋君子非樂於
朋來也樂其聞譽有以致之也非樂其聞譽也樂其美在

其中而暢於四支有以致闢礜也然求為可樂者亦反諸身而已矣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葢不知命則行險以徼倖將無所不至其趨於小人也孰禦焉尚何以為君子乎若夫尊德樂義之士囂囂自得不怨天不尤人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君子成德孰能至於是哉故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語成德也不然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與夫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何以稱夷惠哉也樂也君子也言其義則然若夫所以説樂

所以為君子則在於學者之心得譬之飲食之美也
借使易牙日譽於前而已不預饗焉終不足以知味
又曰時習於禮則外貌無斯須不莊不敬時習於
樂則中心無斯須不和不樂且將日進於理義之地
矣故説内足以成己外足以成物君子所謂三樂者
内外兩得矣故樂學而至於樂則在我者無憾矣宜
其令聞廣譽四馳也而人有不知焉是有命也不知
命無以為君子也今也人不知而不愠則非成德之

士安於義命者不能爾也謂之君子

楊曰顔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蝨而懸不絶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説久而性成之則説不足道也有朋自遠方來學者以其類至也合志同方相與講學故樂夫孔子以學不講為憂則講學之樂可知矣朋來人知之也以人知而樂不知而或愠亦非君子矣

尹曰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能有所自得故說有朋自遠方來其道同而信之也故樂學在己不知在人何慍之有故曰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明道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人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於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為事事親事

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乃誠孝也推此可以知為仁之本

伊川解曰孝弟順德也故不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　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者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

則不可葢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又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為仁先從愛物推如何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能仁民豈不能愛物仁民而推親親墨子也

范曰孝弟則宜無犯上然而曰鮮者有至焉有不至焉者也至於好作亂則末之有決矣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民知親愛禮順則犯上宜鮮矣道之有本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無本則無自而生焉故君子為仁有道在修其身修身有道在正其心正心有道在誠其意誠意莫如孝弟未有事父孝事兄弟而不忠於君不順於長不愛於人者也

謝曰上章論為學之大體此一節論求仁之方也夫仁之為道非惟舉之莫能勝而行之莫能至而語之亦難其語愈博其去仁愈遠古人語此者多矣然而終非仁也如恭寛信敏惠為仁若不知仁則止知恭寛信敏惠而已克己復禮為仁若不知仁則止知克己復禮而已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此特飭身而已何以見其為仁仁者其言也訒此特慎言而已何以見其為仁有子之論仁盖亦如此爾為孝弟

者近仁然而孝弟非仁也可以論仁者莫如人心人心之不偽者莫如事親從兄莊子曰子之事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此可見其良心矣至於從兄則自有生以來良心之所未遠者以事親從兄而充之則何往而非仁也夫事親從兄之心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尚能不好犯上作亂况於真積力久擴而充之者乎今夫出必告反必面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亦可以為孝矣閭巷之人亦能之長幼

有序徐行後長亦可以為弟矣閭巷之人亦能之然而以閭巷之人為有道不可也以為終不可以入道亦不可也但孝弟可以為仁可以入道在念不念之間蓋仁之道古人猶難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實欲知仁則在力行自省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矣

游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孝弟者忠順之資也其不足於忠順者寡矣故孝弟

之人鮮好犯上至於不好犯上則忠順足於已而悖逆之氣不萌於中矣若是者其事君必如其親憂國必如其家愛民必如其子固足以禦亂矣曾何作亂之有故曰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木漸於上水漸於下有本者如是故君子之道亦務本而已矣孝弟也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攟乎四海入此者為仁履此者為禮宜此者為義信此者為信順此者為樂兹非仁之本與知孝弟為仁之本則本立

而道生之說見矣

楊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無二道也事親有隱而無犯則孝弟之人宜無犯上者移之事君有犯而無隱則犯上蓋有不得已而然者謂之好則鮮矣孝弟非仁之本蓋為仁之本也欲為仁當務孝弟此務本之一事耳若師氏至德以為道本之類皆是論語之書竊意有子曾子之門人共成之也孔子沒子夏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羣弟子惟曾子為最少而是書記其死又惟二子獨稱子餘無稱子者則其尊之與夫子等故首述二子之言繼夫子之後為是故也

尹曰孝弟順德也順則宜無犯上不好犯上矣其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仁性也為仁之道由孝弟而生故為仁者必本乎孝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伊川解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

之非仁則知仁矣

范曰巧言令色孔壬堯舜畏之以比驩兠有苗則宜曰不仁而已然而曰鮮者則有時而仁也夫巧言令色之人亦為利而已其心未必不仁也人君邇之必敗亂天下其無以鮮而易之也

吕曰君子言非不欲巧色非不欲令葢修於外者本有所不立修於内者末足以兼之

謝曰仁雖難言知其所以為仁者亦可以知仁矣若

孝弟為仁之本是也知其遠於仁者亦可以知仁矣若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然巧言令色知之亦難禮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然禮所謂辭欲巧亦鮮仁乎仲山甫之德亦鮮仁乎至於聖人所謂孫以出之辭亦巧矣逞顏色怡怡如也色亦令矣豈以好其言語善其顏色直以為鮮仁也哉至於小人蓋嘗訐以為直矣言何嘗巧雖內荏而色厲色何嘗令然則何者為巧言何者為令色若能

知出辭氣可遠鄙倍則知之矣此宜學深思而力索不可以言語道也

游曰仁者誠而已矣無僞也何有於巧言仁者敬而已矣無諂也何有於令色巧言入於僞令色歸於諂其資與木訥反矣宜其鮮於仁也使斯人之志在於巧言令色而已則孔子所謂朽木糞墻孟子所謂鄉原終不可以入德使其人之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則猶可以自反此聖人所以不絶其爲仁而止言其

鮮也然則仲尼之惡令色也如此而詩人以美仲山甫何也蓋詩人之所謂令色者與仲尼之意異善觀詩者以意逆志可也

楊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而實之以君子之德雖或巧令未為過也故記曰辭欲巧詩美仲山甫而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令非盡不仁也然是之人務為容辭之文而不實之以其德者多矣故鮮矣仁　又

曰便儇皎厲其去道遠矣焉得仁

尹曰巧言令色而仁者鮮矣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

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

不信乎傳不習乎

明道曰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裡之謂也

又曰傳不習乎言不習而傳與人

伊川解曰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　又語録曰盡己

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

范曰曾子守約動必反諸身為人謀而不忠者有我與人故也與朋友交而不信者誠意不至也傳不習者講學不明也夫治己者未至則教人者不足故曾子懼夫傳不習也

謝曰九流皆出於聖人其後愈傳而愈失其真如子夏之後流為莊周則去聖人遠矣獨曾子之學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其覩夫而得之者有子思子思之

學中庸可見也考中庸則知曾子矣聞而得之者有孟子考孟子之書亦可以見子思矣盖其所學至真至正如此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如孟子所稱曾子之事不載於論語者甚多則其泯滅者有矣今其幸存者可不盡心乎如此三者未可以淺近論也為人謀而忠與人交而信傳而習非真知道無二致人與已為一其能如此乎為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静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

忠矣與朋友交而信非特踐言而後信也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一有不盡則非信矣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我傳而不習則道自道我自我終不能相合而一矣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者以其二物故也傳而不習他人之道我何與焉何以異於執柯伐柯也惟習而熟則道與我為一矣凡此三者幾於無我則能之是學之至也

游曰考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則其操心宜無不忠其

立行宜無不信而處已者無憾矣慮其所以接人者

或入於不忠不信而不自悟也故日三省其身焉省

之如此其固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

庶乎可以跂及矣然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

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

足於敬輿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

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

身庶乎可以跂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

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曾子於正心誠意之道宜無須臾忘也惟於應物之際恐或失念而違仁故曰所省者三事而已

楊曰仁之於人無彼己之異謀之在人猶在己也謀之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同謂之達道蓋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違道遠矣傳而不習口耳之學也君子之修身其患孰大於是故曾子之日省者如此

尹曰曾子之三省誠而已為人謀而不忠與人交而不信不習而傳於人皆誠所未至也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伊川解曰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　又語錄曰有愛民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治千乘之國果能此道則亦可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只是淺近去　又曰敬

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

横渠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言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范曰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千乘之國變而至道也敬事所以修己敬則事無不立信則民可使節用則不乏愛人則本固使民以時則穀不

可勝食材不可勝用五者治國之常法也故曰道此足以富之而已教之則未也禮記曰國家未道然則魯變至道亦未至夫教也

謝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言是也然夫子不與之者特非所以待子羔也子貢謂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夫子未嘗得邦家也知其為邦家之道則可以為天下國家矣

得志行乎中國不得志行乎家人其為道一也況千乘乎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可以一天下朝諸侯則千乘之國亦可以用心矣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雖為天下亦何獨不然敬事而信敬而信也節用則能愛人使民以時民事不可緩也

游曰道之為言未及治也猶書所謂引養引恬而已

馬融謂為之政教者近之矣敬事而信德教以道之也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政事以道之也有德教以

道之則尊君親上之心篤有政事以道之則勸功樂事之意純有國之道何以加此蓋敬朝覲之事則君臣嚴敬冠昏之事則男女别敬喪紀之事則民知哀死而慎終敬祭祀之事則民知報本而追遠事之所在無所不用其敬焉則民孰有不敬者哉一號令之出也一期會之時也一賞罰之用也一嚬笑之形也無所不用其信焉則民其有不信者哉由是道而誠於心則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

敬於民而民敬之者亦久於斯道而已雖然知敬事而已未及乎信則游移而無主非所以服民知信而已未及乎節用則侈費而傷財非所以裕國知節用而已未及乎愛人則將吝細而少恩非所以厚下知愛人而已不知使民以時則將輕用其力輕奪其務非所以養民知是五者而法度加焉則治人之道足矣當孔子時斯道也將亡矣故亟言之使道之以道則於法度乎何有

楊曰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蓋有土有民無非事者然而事不敬則下慢敬而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則事不立矣敬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人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若春祈夏因既蜡而不興功之類所謂時也然此特道之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焉與孟

子論王道之始同

尹曰敬其事信於民節用愛人不奪其時以是五者道其國可謂言近而易行矣然推其極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如是而已後世不能先此徒欲以刑政而為治者其亦不知本矣有志於南面者其可以言近易行而忽諸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明道曰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所本而後學文然則有本則文自至矣

伊川解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　又語録曰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先盡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以前不可讀書

范曰此修身之大略也入孝出弟立身之本也庸行之謹庸言之信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衆則汎愛之

仁者則親之以善為主也夫子之教人以德行為先文學為後學文者行之餘事也

呂曰行謹而言信

謝曰此言學者當知所先後也天下之人愛親為易盡孝為難事長為易盡弟為難能盡孝弟則能明人之大倫又能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親仁以成己則在我者立矣至於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游於藝之謂乎

游曰入孝而出弟身謹而言信處衆而汎愛則友而親仁君子之務此其本也有所未能則勉為之有所未至則力致之待其有餘也然後從事於文則其文足以增美質矣猶木之有本根也然後枝葉為之庇覆茍其無本則枝葉安所附哉夫文者詩書禮樂之謂也詩者言此情而已書者述此事而已禮者體此而已樂者樂此而已使其孝不稱於宗族其弟不稱於鄉黨交遊不稱其信醜夷不稱其和仁賢不稱其

智則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以爲禽犢者有之以資發塚者有之託眞以酬僞飾姦言以濟利心者往往而是也然則無本而學文蓋不若無文之愈也是以聖人必待行有餘力然後許之以學文不然固有所未暇也後之君子稍涉文義則沾沾自喜謂天下之美盡在於是或訾其無行則鰲然不顧或詆其不足則忿疾如深讐亦可謂失羞惡之心矣烏知聖人之本末哉

楊曰自孝弟而達之於汎愛親仁盖推其所爲也君子之所務者本而已學文乃其餘事

尹曰爲弟爲子之職孝於親弟於長謹於行信於言汎愛乎衆而親仁人此德行也行之有餘力則以學文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故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明道曰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

伊川解曰見賢改色有敬賢之誠也事君事親與朋友皆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　又語録曰言見賢即變易顔色愈加恭敬好善有誠也

范曰惡惡臭而好好色者人之誠也以好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則善無以加矣然而好賢者未必誠好之也賢賢者誠心以為賢此好之篤者也事父母竭其力之所至事君不敢有其身故危難不避而終之以

信此可學之資也雖曰未學必謂之學也本立而質美故也

吕曰質具矣而文有不足非所謂愚也所謂質者誠而已矣賢賢至於改色好善有誠矣事親不愛其力孝有誠矣事君不有其身忠有誠矣待朋友而不欺交際有誠矣四者先立乎誠所未學者文耳

謝曰賢賢易色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天下之誠意無易於此此好德如好色亦可謂好德之至也事父

毋能竭其力共為子職而已事君能致其身不敢有己而已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在我者不欺矣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朋友有信能如此則其長幼必能有序夫婦必能有別矣則舜所以為舜其法可傳於天下者其能外是乎聖人人倫之至也此而曰未學不得謂之不學也其亦幾於生而知之者乎

游曰天下之逹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之交也先王之時在上者舍是無以教在下者

舍是無以學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今能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則其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仲尼之門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知古之所謂學者在本而不在末故學而篇大抵皆在於務本

楊曰事君親交朋友人倫之大者學者明此而已苟能是雖曰未學斯謂之學可也然先之以賢賢易色

者蓋學本於致知親賢所以致知也故為天下有九經而尊賢在親親之先亦此意也

尹曰賢其賢則敬賢之誠見於色故曰易色於其事君事親與朋友交皆盡其誠無所不用其極也學者學此者也故雖未學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明道曰聖人言忠信多矣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

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伊川解曰不厚重則無威儀所學不能安固所主在於忠信所親者必忠信遷善不可不速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　又語録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横渠曰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

如改過之不吝

范曰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　重則有觀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所貴乎道者正己而已故不重則不威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内故學則不固為人而不重未有不易其守也忠者誠也信者不欺也君子之守誠為大其與人也不欺為大故必以忠信為主言必以忠信為主行必以忠信為主忠信所以立本也無友不如己者所以進德

也夫與賢於已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已者處
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
日損過而憚改者不能強為善也湯改過不吝則又
賢於勿憚改者矣此三者修身之要也自天子至於
士皆不可不務也
呂曰學則知類通達故不至於蔽固主讀如於衛主
顏讎由之主主所託也友所輔也改過所以自治所
託失人則勢窮所輔不如已則德不進所以自治不

勇則惡日長

謝曰此一段當分為四事自重忠信友如己改過學者闕一不可也人孰有生而知之者乎能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亦善矣孰有安而行之者乎能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亦善矣此非論生知安行者也自重忠信友如己者學之事也過而改困之事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齊明盛服特威儀耳何以見其修身乎盖為冠

所以莊其首為履所以重其足所以防其躁也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退則揚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以使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夫容貌衣服之間尚能移養如此而况視聽言動能自重哉學如之何而不固也則其儼然人望而畏之亦餘事耳忠信進德之本也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也儻不知此而欲進德何異絺兮綌兮而欲温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夫人自非上智下愚皆可以為善可以

為不善則其薰蒸陶冶能無待於朋習乎以子貢之賢孔子猶戒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蓋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難與並為仁矣自非聖人孰能無過惟其改之為貴師也過過也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亦過也但小人過於行事君子過於性情耳夫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為君子捨之則為小人不仁不義亦何常之有循之則為小人捨之則為君子君子所以勿憚改者蓋知其無常

也小人所以憚改者蓋安於故常也顏回百世師也而曰不貳過季路亦百世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荀卿嘗謂之鄙人蓋亦有過矣豈以嘗有過而害其為百世之師乎知此則知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無損於明也今人以嘗有過而自棄自暴以為終不可以為善遂至於文且飾者亦愚矣　又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人不可與不勝已者

處鈍滯了人

游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此君子之重而威也重而威則德性尊矣故君子日就小人日遠由是而學其思之必精其行之必篤其問之必切其聽之必專入乎耳著乎心此德全而學固矣反是則言招憂行招辱貌招淫好招辜何威之有道聽而塗說者有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者有之何固之有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

者其心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矣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為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為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于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為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孟子之論尚友也

以一鄉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已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孔子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為善可勝計哉然則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以學成之學之道必以忠

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雖然使其或吝於改過則賢者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則勿憚改為終焉

楊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自重之道也儼然人望而畏之則有威矣學然後可以與權故不固主忠信所以進德也無友不如己者資以輔仁也然過而憚改雖有輔仁之友無益矣　或問無友不如己者商也日進以其好與勝己者處也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曰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

必勝己也

尹曰不厚重則無威儀無威儀則志不篤志不篤則所學不能堅固主於忠信其忠信不如己者則勿友也遷善貴速故過則勿憚改君子自修當如是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伊川解曰居喪盡禮祭祀致誠慎終追遠之大者也凡事能慎於終不忘於遠足以化民歸於厚德也

又語録曰慎終追遠不止為喪祭

范曰愼者誠也於終者誠之如始使民勿倍也於遠者追之如近使民勿忘也先王重喪祭所以厚民德也曾子之行一於孝愼終追遠者孝之終

呂曰喪祭者愼終追遠之一端耳

謝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蓋人情之至極而不可以僞也爲之棺槨衣衾爲之春秋祭祀聖人豈以強民哉彼有感於狐狸之食霜露之降非爲人而然也以此處已則已德歸厚矣以此教民

則民德歸厚矣

游曰終者人所易忽也而慎之遠者人所易忘也而追之厚之道也

楊曰人少則慕父母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因物有遷也至於終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民德歸厚矣歸者反其生之謂也

尹曰居喪盡禮祭祀盡誠慎終追遠之事也推而至於天下之事皆能慎其終不忘於遠非惟已之德厚

化民亦歸於厚德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伊川解曰溫良恭儉讓盛德之光輝接於人者也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德容如是是以諸侯敬而信之　又語録曰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溫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儉則無

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必聞其政

范曰溫良仁也恭儉讓禮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是以所居之國必聞其政也詩曰干祿豈弟又曰求福不回豈弟非以干祿不回非以求福然豈弟則干祿之道也不回則求福之道也夫子之求之也其亦此之類也與子貢之徒各以其識知之淺深而觀夫子之德其所以得政則由五者雖堯舜之聖見於外者亦不過乎

此若子貢則可謂善觀夫子矣

呂曰温良恭儉讓皆謙德也人道惡盈而好謙况聖人之謙乎此所以求而人與之也

謝曰此一節論學之既成德性内充必有光輝著見乎外者葢誠之不可揜也故以聖人儀形明之葢粗厲感慨則必髮上衝冠剛暴狠愎則其容悻悻然將有求者必以喜隨人如此者不可勝計也然則德至於聖人之地者其必有聖人之容如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是也聖人之容非誾誾非侃侃非提提非總總柔不為物侮剛不為物懼其惟温良恭儉讓足以名之乎盖清可為也而難於温温者清和之發也和可為也而難於良良者易直之發也本無侮人之心貌如之何而不恭本無侈泰之心用如之何而不儉本無競強之心行如之何而不讓至於此則泰然矣儼然矣其泰然也豈不如春其儼然也豈不如秋豈不容止可觀豈不威儀可象豈不和樂豈不莊敬遠暴慢

不足道也遠鄙倍不足道也夫容貌如此諸弟子豈不能學以致之乎蓋有忿懥之心者必不温有悖慢之心者必不良有欲上之心者必不恭有驕人之意者必不儉有物我之心者必不讓則温良恭儉讓其惟聖人能之乎今去聖人久矣以此五者想其形容猶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借令魯衛之君雖甚庸且鄙觀如此人也獨能不驚且疑乎獨能不親且敬乎欲有為於一國者其能不就而謀之乎雖

不為當時所用猶為當時所敬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也學者儻有心於聖人威儀之間亦知所以進德矣然則為子貢者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於此豈獨知聖人哉又將以知子貢矣

楊曰夫子以是五者得之則求之在我耳所以異乎人之求之者也若夫暴慢侈泰則人所忌嫉雖欲求之其可得乎

尹曰温良恭儉讓聖德之光輝接於人者也温和厚

也良易直也恭則不侮也儉則無欲也讓謙順也德容如是是以諸侯欽而信之至於是邦必聞其政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伊川解曰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

范曰父在觀其志則能先意承志諭之以道父沒觀其行則能繼志述事顯揚其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若其有過父在則當爭父死則當改不可以待三年也

謝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觀其志可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觀其行可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豈以為父之道不忍改與蓋三年之間賢者處之則如白駒之過隙當是時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望望然如有從而弗及坐則見親於墻食則見親於羹於父之道可改也不可改也亦遑恤乎

游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堯舜文武之道雖行萬世不可改也何止三年若武帝榷利之政德宗宫市之事昭帝順宗不踰年而改之天下後世不以為非者何待三年今言無改於父之道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也人君士大夫皆當如此居喪之制有不言而事行者有言而後事行者有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此尊卑之等也如以為聽於冢宰為嫌於改父之道則孔子所謂古之人皆然者豈為其父皆有可改之

道乎蓋哀恤之道當然

楊曰父在人子有不得行其志者故父沒然後可以觀其行出必告反必面不遠遊遊必有方若此類皆於父之道也君子不忍死其親故三年猶不改是焉可謂孝矣

尹曰父在觀其所志父沒觀其所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說者謂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孝子之心所不忍

故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伊川解曰禮之用和爲貴恭而安別而和爲可貴也

又語録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以和爲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　又曰禮之用和為貴有不可行者偏也　又曰知和而和執辭不完范曰凡禮之體主於敬及其用則以和為貴先王為禮非以強世蓋欲天下皆可行人情莫不安此所以為美也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有敬而無和則禮勝有和而無禮則樂勝樂勝則流禮勝則離矣知和之為美而不以禮節之則至於流此其所以不可行也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動而

有節則禮也行而有和則樂也有子可謂達禮樂之
本
謝曰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相反以相成陰陽也剛
柔也動靜也仁義也文武也莫不如是何獨禮樂不
然乎有子知以和為貴蓋有見於此也知此則知酒
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豈強勉以害飲食之性
哉一獻而百拜几設不倚豈強勉以害安逸之性哉
天下宜之後世安之自唐至周數千載間無苦心刻

意不與民共由離所不安之患父子益親君臣益序情性益厚風俗益敦得非以和為貴而致然也先王之澤既衰禮文不出於誠意而出於勉强不出於術理而止於飾貌從事於斯也往往如季氏之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跛倚以臨祭者多矣禮家使人如此之難從殆不若夷俟倨肆之愈也至此則和之禮喪矣真儒既不得位無制作之時由士又牽於世俗之習而莫能察其源也或以為僞者有矣或以為難

以強世者有矣或以爲忠信之薄者有矣要之語末流而不及先王也豈非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者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恐其無辨也聖人於一拜一揖升降之間猶有隆殺焉又况小大乎則其用和於下大夫者必有異於上大夫矣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葢恐其瀆也事君之辱朋友之疏豈不以數乎家人之失節豈不以婦子嘻嘻乎知此則知所節矣聖人之和所以異於人之和者知其有反而已小大由之不

以禮節之故均於不可行也

楊曰禮以敬為本進為文進而不已則離故以用和為貴易曰履和而至至則不可以有加矣故先王之道斯為美也然小大皆由之則有所不行焉孔子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上下異施則非小大由之也此之謂知和而和然和而不以禮節之則流矣亦不可行也

尹曰禮之敝則至於離和之弊則至於流禮之用以

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小大由之然復有所不行者盖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失於流故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明道曰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恭近於禮也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以遠耻辱也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

如言禮義雖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伊川觧曰信能守約恭能逺恥近於禮義也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　又語録曰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爾恭非禮近於禮者以其逺恥辱爾信恭因不失近於禮義亦可宗敬也親亦訓近　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横渠曰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上有子之言

文相屬而不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有未盡者皆挈之它皆放此

范曰信而無義則賊故復言非信也恭而無禮則勞故不能遠恥辱也信必近於義故能成其信故言不必信皆可復也恭必近禮則能成其恭故其恭不入於謟而恥辱可遠也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聖人本末先後有序君子必自修如此而後能至焉德有本道有源其

學出於聖人故可宗也

呂曰信主復言然非義之信有不必復其言恭主遠恥然非禮之恭有不足遠其恥親親主於有宗然親失其等有不足正其宗義理之差必至於此不可不察尾生復言非義之信也夷王下堂非禮之恭也墨子兼愛不可宗之義也

謝曰復當如復白圭之復言至於使人可復亦可謂善言矣言而信固已善也而況於近義乎信則言之

必可行者是也義則言之中倫者是也信且近義則
可以世為天下道矣使後世多識者亦可以畜德矣
言至於如此其有不可復者乎不侮之謂恭中節之
謂禮畏人而不敢侮人者有矣未必中節自愛而不
敢侮人者有矣未必中節也何謂中節摯跪曲拳過
位必趨禮也臣道也何恥辱之有見父之執猶事父
年長以倍猶事父禮也子道也何恥辱之有勞則爭
先行則必後禮也弟道也何恥辱之有何謂不中節

非所當致恭而致恭也非所當致恭而致恭施於在我之上者猶妾婦之道也施於在我之下者是啟寵納侮之道也其招恥辱必矣因親也故姻睦之姻婚姻之姻皆從因推吾一視同仁之心雖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此特可以謂之泛愛不可以謂之親何謂親繫之以姓綴之以食內親也甥舅姻媾之聯外親也若是者生當有燕食之歡死當有功衰之慼所謂親者豈宂人可以擬倫也推此而達之亦有可親者乎

有之其惟君乎治我也其惟師乎教我也其惟友乎成我也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矣捨此三者之外亦有可親者乎吾恐不免於諂瀆也既諂瀆矣豈謂所尊身之道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為可宗也信不食其言恭以飭其身親以與人同自衆人觀之亦可謂美行矣然一入於非禮非義之地適足以招恥辱取不敬也信乎求道非難欲免斯者其惟學乎蓋惟學可以明善

楊曰信不近義而復其言是小人而已以其近義故可復恭不近禮則有恥辱之道焉以其近禮故能遠恥辱若夫惟義所在則言有不必復也恭而安則遠恥辱不足道也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則交物之道至矣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

尹曰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則近於義恭非禮也以其遠恥辱則近於禮然則恭信於禮義爲近者也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伊川解曰敏於事勇於行也

范曰君子志於道而不顧乎其外故食不求飽居不求安敏於事行之如恐不及也慎於言者恥躬之不逮也苟有道者則就而正焉故無常師若此可以為好學矣學者所以學為聖人也論語記夫子之言好學如此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

之好學此其自言也其於門人獨稱顔子好學而孔
文子不恥下問亦謂之好學則知學者鮮矣
呂曰不志於私養學所以尊不事於徒言必見於行
事學所以實所趨不謬於道學所以正學至於此可
謂好矣
謝曰此一節不可以事求當以情性推之蓋上世嘗
有茹毛食腥者矣及至聖人易之以烹飪則食止欲
其飽者也嘗有陶復陶穴者矣及至聖人易之以宮

室則居正欲其安也此豈人之私智為哉蓋聖人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何獨好學者無求飽無求安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逸獨與人異乎是不然孔孟曾顔學者之師也其事有可考者如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與瓢飲簞食在陋巷可謂不求飽且安乎是不然此無財不可以為悦者也有財則為之矣前以三鼎死且易簀可謂不求飽且安乎此不得不可以為悦者也使其從大夫之後斯為之矣然則聖賢所

以過人者安在謂聖賢有求安求飽之心則不可也敏非欲速之謂聖人非欲速者也敏非進取之謂進取乃狂者之所為夫欲速與進取聖人既不為及至衆人無欲速則有遲鈍不及事之累不入於狂則有不忘其初之患於斯兩者之間其惟敏乎慎非簡默之謂言及之而言豈可簡邪豈可默邪慎非喁嚅之謂與上大夫言而誾誾在朝廷而便便正欲其厲也言及之而言言而且厲可謂慎乎既一出於口何慎

之有捨是數者之外可以求慎言之理矣然而難言也就有道而正焉非篤意於美身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不能如此也蓋倚聖人之門墻說巽言從法言者豈少哉此未可謂就有道而正焉者未得之欲罷不能及聞之語而不惰既得之拳拳服膺而勿失其惟顏氏之子乎有能從事於兹數者蓋亦考其用心考其行事果何求哉非好學而何當之捨顏氏之子不可以語此矣當知自孟子以後無復髣髴於此矣

又曰敏是得理之速明理而行不期而速非是手忙脚亂

楊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夫食而求飽居而求安亦常人之情也雖賢者蓋有不敢不飽者如亥唐是也君子何容心哉隨所遇而已而志在於求飽與安則違是遠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學者學此者也又能敏事而愼言則內

外進矣然不知就有道而正焉則敏慎或失於狂簡不知所裁亦未足為好學也

侯曰食欲飽也求飽則志於飽居欲安也求安則志於安志於飽志於安非學者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事不可不敏也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言不可不慎也學欲諳理就有道而正焉求所以諳理而自信也苟如是非好學而何無字非禁止之辭與不字不同

尹曰君子之學如此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者未免有差如楊墨者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明道曰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

子貢引切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甲富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不能　又曰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為也

伊川解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能處其分也樂與好禮能自修也切磋琢磨自修各以其道也告之以樂與好禮而知自修之道知來者也

范曰切磋者道學也琢磨者自修也貧而樂非志學

者不能也富而好禮者非自修者不能也子貢外有餘而内不足故以貧無諂富無驕為問蓋心所謂善矣夫子進之而其知又足以知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其自知亦明矣

吕曰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夫士茍能守其恒心雖死生之際可以無變况貧富之間哉有玉於斯使之成器必切磋琢磨之工不同而玉質未嘗變也士之處於貧富亦猶是也貧則以道自樂

富則以禮自好皆欲吾身之入於善雖貧富之異而
吾心未嘗動也若夫無諂無驕則其心亦有動矣此
孔子所以謂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為美也
謝曰此一節論質美者當學以成之也貧而無諂者
無諂於人也富而無驕者無驕於人也此物我相對
之稱也貧而樂貧而自樂也富而好禮富而自好禮
者也人亦何與於我哉蓋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
弗得則死至於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及其嗟來雖

謝也有所弗食若斯人也何嘗諂於人哉觀其狷介之志何時而能樂邪此貧而無諂直異於貧而樂也富者怨之府儻知所以損怨之術亦何敢驕於人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能知所以守富之術亦何敢驕於人然其自愛之心未免乎吝也若斯人者亦何時而中禮邪此富而無驕與富而好禮直不同也子貢聞一以知二者也舉一隅而能以三隅反者也故知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義如切如磋問學也如

琢如磨成德也語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知問學成德之事善乎子貢之達也嗚呼其亦異高叟之為詩矣

楊曰貧而樂非有道學不能也富而好禮非知自修不能也故子貢以切磋琢磨言之其知來矣所謂聞一知二者有見於斯歟

尹曰貧能無諂富能無驕安分而已至於貧而樂富而好禮非自修者不能也切磋琢磨自修之謂也告

以樂與好禮而能知自修之道告往知來者也賜也能以意逆志而得之故曰可與言詩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范曰學以為己非求人知也故不患人不已知然道積於中則德見乎外未有不知者也若已不知人則賢者不得以為師善者不得以為友何以進其德矣故人有能而已不知君子之所患也

呂曰不患人之不已知知人知也君子之學自充其

知爾若人之不知則亦有命而已矣孟子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謝曰天下之理自下視高則難自高視下則易如七十子知夫子則難夫子知七十子則易人之所以相知何有不然者大人之視小人如見肺肝小人而窺君子莫見畛域以是觀之知人者為大乎人知者為大乎盡亦急於知人乎急於人知乎此學者之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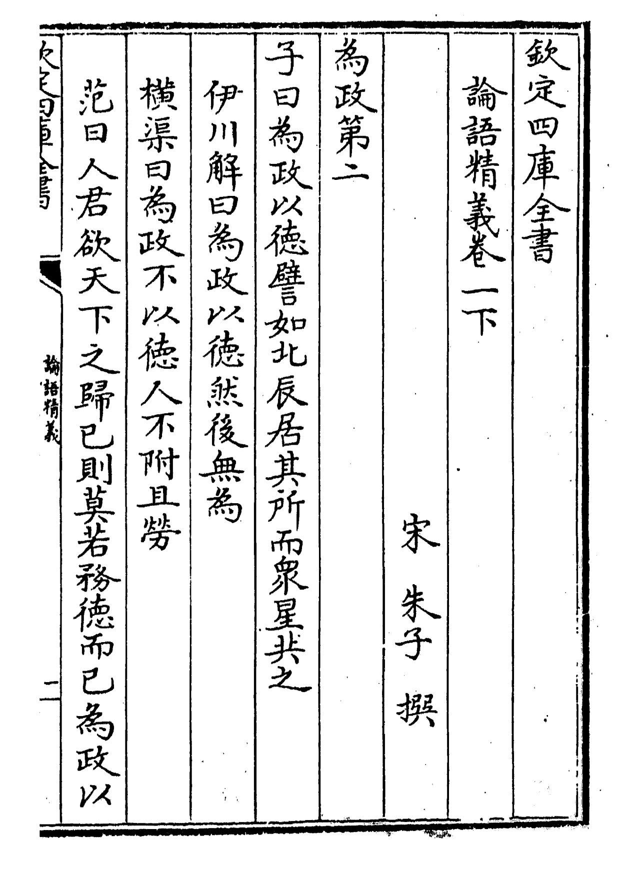
楊曰君子求為可知而已人知不知無以加損焉何

患之有不知人則詖邪淫遁之辭足以妨道而亂德其為患也孰甚

侯曰知人明哲之事非學造精微者不能故君子所患者患學不造理識不明達爾人之不已知非所患也雖然己既明哲而知人矣豈有人不知哉

尹曰君子求在我者也故不患人之不已知其不知人者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論語精義卷一上



論語精義卷一下

宋　朱子　撰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伊川解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横渠曰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范曰人君欲天下之歸已則莫若務德而已為政以

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如北辰之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是故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也

呂曰為政以德自治之道備則不求於民而民歸之故大人之政正己而已

謝曰北辰天之機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於此見無為而為矣故為政以德者如之學以成己政以成物雖有內

外之殊及其時措之宜則一也以德為政者特推吾所有與民由之而已故在我則不勞在人則易從苟為不爾將弊弊然以物為事而後能使民從已者則是居陋巷積仁義之君子一旦中天下而立未必能為禹稷之事也親其親長其長未必能平天下也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語未必信也

楊曰政者正也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故譬如北辰辰極星也居中故謂之極中而不遷故

謂之辰

尹曰為政以徳則不動而化無為而治人之歸之如衆星之共北辰為政苟不以徳則人不附且勞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　又曰蔽當也詩三百篇惟思無邪一言以當之

范曰詩之義主於正已而已故一言可以蔽之思無邪是也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

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又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謝曰詩者民之情性之正出於先王之澤先王之澤既熄而詩遂亡其流出於楚漢猶有屈宋蘇李魏晉齊梁之間猶有鮑謝曹劉孰謂當春秋之時而遽亡邪蓋求其止乎禮義則無也止乎禮義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則思無邪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亦將以考其情性非特以考其情

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
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
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
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
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
久役止曰自貽伊阻役行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
不過曰苟無饑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聖德之
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愁憂思慮之作孰能

優游不廹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可以邪心讀之乎

楊曰詩發於人情止乎禮義固惟思無邪一言足以蔽之　或問蘇子瞻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所思乎如何曰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為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禮義也其所思無邪而已

尹曰詩三百篇雖美惡怨刺之不同其旨則可一言以蔽之曰詩無邪而已夫子既删之止乎禮義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非正奚可哉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伊川曰格至也至於善　又曰有恥且格此謂庶民士則行己有恥不待上之命而然

范曰政者法度之事也以法度率人而齊之以刑則苟免而無恥無恥則無所不至犯上作亂者有之矣刑政之不足恃也如此若夫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道之以禮樂示之以好惡皆道德齊禮之事也

呂曰知本末先後然後可以言治矣德禮者所以治內刑政者所以治外治外治內者先格人之非心使之可以為君子則政足以不煩刑足以不用也乃若一切任治外之法則民將失其本心不知有德禮之美冒犯不義無所不作雖有格者畏罪而已　又曰德禮者先王之所以治內而刑政所以治外治內之教行則人皆可以為君子雖有政刑非先務也治外之法行則不知為善之美雖有本心無從發也故政刑之

用能使懦者畏不能使強者革此之謂失其本心
謝曰道所以勸之齊所以率之政與德為先後刑與
禮為表裡以欲善其心故有德禮欲以正其身故有
刑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雖刑措可也雖無德與禮
而刑政猶存焉故傷人倫之廢至於并與刑政而亡
故哀刑政之苛人倫廢則君子至於犯義刑政苛則
小人至於犯刑君子犯義是以無恥而茍免者多況
於小人乎

楊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知遠罪而已故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有恥且格夫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先王非不用刑政也書曰德為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為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玆其所以不悖歟

侯曰道治也以政治之以刑齊之霸者之事非有以教之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教之也教之則民曰

遷善而化矣王者之政也故有恥且格

尹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無教化矣民雖苟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教化存焉所以有恥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伊川解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言已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

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則不勉而中矣　又語録曰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往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滞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而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　又曰孔子之學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者聖人未必然亦直且為學者

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不可差次須是成章乃達

又曰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徹矣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耳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橫渠曰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

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又曰常人之學日益而莫自知也仲尼行著習察異於它人故自十五至七十化而知裁其進德之盛者歟　又曰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我固必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又曰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

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故曰吾衰也久矣

范曰聖人生而知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所異於人也自十五始志於學至七十而從心所欲此與人同者也三十而立者既壯矣非禮無以立立於禮者三十之事也四十而天下之理得矣不惑者孟子所謂不動心者也五十而學易窮理盡性故知天命六十而耳順者耳之所聽無非道也七十而從心所欲

惟不踰距也是以能從之夫血氣有衰而志氣無衰舜耄期倦於勤者其血氣衰也志氣塞於天地者也無時而衰七十而從心所欲所以養血氣也君子困以致命遂志而老則從心所欲皆所以一其德也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此舜之所欲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所欲也及夫時不用道不行則定禮樂修春秋此從心所欲之大者也蓋自七十以下未

與於此若其踰矩則何以為法乎

呂曰信有諸己故志於學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立酬酢萬變用無不利故不惑六十心知之虛通貫乎全體至七十然後化

謝曰此一節論道之精粗無二時熟與不熟有差别耳雖始於學亦可以見聖人生而知之也生而知之特聖人之不居也譬如飲食焉始則知其可嗜已而加烹飪焉已而設匕箸焉已而可於口已而飽飫厭

足已而知嗜好與滋味兩相忘矣雖始終不同何嘗有二物哉志於學志於是也不踰矩不踰於是也亦豈有二理哉於其間有所謂立則物莫能揺奪而正固矣有所謂不惑則規盡物理而無疑矣有所謂知天命則知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與之無間矣有所謂耳順則内外兩忘矣至於此則酬酢事物之變雖欲加意焉不可得而益雖欲不加意焉不可得而損心雖未嘗放而非出於收心雖未嘗思然亦未嘗

無思也未嘗無思故有所欲未嘗放故不踰矩聖人於成童時已知有此理有志焉者知其學而後可以安且樂也若見道不明決無志學之理未知以學爲事決無可立之理未能立決無不惑之理心且不盡性且不知豈有知天命者乎不知天命則與道爲二決無耳順之理然則不至於學者舉廢之矣或乃以謂聖人從心之妙不學而能益見其狂且妄也今去聖人既遠所以知道入德爲尤難蓋非知髙明之難

而志乎學為難也今天下之士視聖人志學之事特以為淺近又豈知何害其為生知乎何害其為安行乎聖人之於生知豈物物而知之聖人之於安行豈物物而安之有所未知亦當學而知之有所未安亦當學而安知下學而上達正如是爾學者儻能離經辨志親師擇友決知中道而不反決知不為外物摇奪決知不為異端誘怵始可以當志學之名始可以知聖人為童子時也是可不謂難矣乎未能如此雖曰

志乎學吾必謂之未也

楊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自十五志學積至於七十則終乎為聖人矣從心而所欲不踰矩則從容中道無事乎操也楊子曰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非知聖人者也夫以孔子之聖其學不待十年而一進而其言若此者所謂以身教也不以聖哲自居庶乎學者知此則可勉而漸進也　又曰孔子固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以其

身為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從心故未達一間者也 又曰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其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人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曰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

命豈今之後學皆能知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邪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

尹曰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也知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則不勉而中也孔子生而知之者而言十五至於七十成德之序如此其亦勉進學者不躐等之闕孟子曰盈科而後進不成章不達亦此意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

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范曰學記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孔子告以無違而孟懿子不能復問則將以不違君父之命為孝此不可不告也故因樊遲御以告之孟氏魯之世臣其事君不以禮多矣其孝宜盡此三者而已故告之如此

呂曰孝者仁之出也不以仁之道事親謂之孝可乎孟懿子於魯列於三家而與逐昭公其不仁甚矣親

之生也以卿之禄不足養而竊君之禄其沒也以卿之禮不足以奉喪祭而僭君之禮雖曰厚其親而非孝也故孔子因其問孝而對以無違夫能無違於禮豈特孝而已哉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

尹曰孟懿子問孝答以無違懿子不能復問故因樊遲御而告之孟氏之於魯事君不以禮者多矣則其於事親可知矣故戒之以禮苟能盡此三者以事其親足以為孝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范曰孟武伯弱公室而強私家所以得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告之如此父母唯其疾之憂不憂其為不義也不孝則災及其親子能不為父母之憂則可謂孝矣

尹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如此疑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范曰此教弟子以孝也故其言明而切犬馬皆能有養於人若不敬無以異於犬馬故養親以敬為大孝經曰居則致其敬則孝以敬為先也

尹曰犬馬能養而不能敬人之養親苟不能敬無以異乎犬馬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曽是以爲孝乎

伊川曰對孟懿子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温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教之也　又曰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其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曽子大舜可也曽元是曽子之子尚未能況餘人乎

范曰色難者養親之志為難也能養其志則能承其色矣勞事則代長者酒食則先長者此所謂養口體也不足以為孝

呂曰色難養志者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養口體者也　又曰色難先意承志之謂

謝曰四人問孝不同聖人語之各異要之非不同也蓋親天也不以事天之道事其親者不足以為孝子聖人之言天也一言不足以該徧天理不足以為聖

言既謂之天理矣何淺深之有哉樊遲游夏雖不在寢疑三桓子孫非志於聖學者然其言有及於孝亦不可不謂之切問也聖人對之舍性與天道又烏得而言哉何謂性與天道則愛敬是也生事之以禮舍愛敬則不能也父母唯其疾之憂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愛也不如犬馬皆能有養而不敬敬也然則愛敬非生事之以禮乎生事之以禮聖賢語之詳矣今不復道死葬之以禮非謂棺槨衣衾之美

也必誠信可矣祭之以禮非謂備九州之美味也知不以仁者之粟祀其親必不享也則以仁者之粟祀其親豈非以禮乎何謂禮順理之謂也順理則無違矣樊遲非茫然不知此有問於聖人者特欲質其目而已父母唯其疾之憂父母之愛其子無所不至惟其愛之是以憂之也以茍訾取危是所憂也以茍笑取辱是所憂也而况於好勇鬬狠乎茍不念此則親之不忘我者有矣我之所以不忘親者未之有也豈非不

孝豈非不順理不順理豈非違也違則豈知生事之以禮

哉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

以別乎此言愛而不敬也禽荒者愛犬乘肥者愛馬

與好好色同亦愛之之至也故特以犬馬語之愛其

親而不敬猶不足以為孝信乎事親之猶事天也色

難此非苟於從父之令悦其顔色而已至於有過則

下氣怡色以諫之諫而不聽則號泣以隨之至於先

意承志喻父母於道皆恐傷其色有事弟子服其勞

必欲躬致其勞也有酒食先生饌欲將徹必請所與也

楊曰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孟懿子蓋得之而有財者故告之如此夫無財不可以為悅則人子之於其親生事葬祭蓋有不得盡其禮者然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雖啜菽飲水足以盡歡矣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雖斂手足形為不薄矣以其所以祭祭之至也雖澗溪沼沚之毛足以盡誠

敬矣及是皆違也仲孫謚武非有柔嘉之徳也故以父母唯其疾之憂告之使無陵犯取禍以貽親憂也子游子夏皆在文學之科盖多文之士也至親無文故以敬養色難告之欲其知本之為貴也故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所謂色難者如是

尹曰色難謂承順顔色為難若曾子養志是也先生

父兄也服勞具食若曾元養口體是也曾是以為孝乎言養口體未得為孝也故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伊川曰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悅故如愚退而省其私所自得亦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或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中心亦足以開

發也盖顔子見聖人之道無疑也如叅乎吾道一以貫之便理會得曰唯若其他門人便須辯問也　又曰孔子門人少有會問者只有顔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

范曰顔子之性幾於聖人於夫子之言無所不悦默識而心通不疑故不問不問故無辨終日不違如愚而已及其退而與門人言則門人之於回不能如回之於夫子也故有問而回之所應亦足以發此所以

知其不愚於夫子則如愚於其私則不愚此顔子所以爲不可及也

謝曰聖人之教雖多術然莫善於答問孟子嘗曰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葢言入心通最爲親且切也然苟不至於不違之地則與亡則書無以異疑此顔子所以獨爲好學所謂不違者葢聲聞相通雖以耳聽而實以神受也顔子於聖學之外無一毫私意留於視聽言動之閒拳拳焉孜孜焉其好篤其心虚想起覿

聖人之形容猶將有得况於聞聖人之言乎則其不違也必矣所謂退而省其私然後知回也不愚聖人之意蓋不如此聖人於眉睫之間察顔子之形容已知其不愚矣為此言者特以是證聖人察顔子之詳非真實之言也

楊曰黙而識之故如愚然孔子謂吾與回言終日則非止一二也是書所載顔淵之言無幾則孔子所與回言羣弟子有不得而聞者矣非聖人之教人凌節

而施也蓋如此

侯曰顏子具體而微去聖人特未化耳故闇聖人之言默識而心通無所不悅所以終日不違如愚頹然其順也夫子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聖人固已知其不愚矣云爾者有以發門人之進也

尹曰回之學默識心通何事於問辨其於孔子之言無所不悅故曰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明其道所以為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明道曰所以所為也所由所從也所安所處也察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伊川曰以用也所為也由所從之道也所安志意之所安所存也　又曰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范曰視其所以者知其用心之邪正也觀其所由者考其所行之歸趣也察其所安者究其所處之是非也以此三者取人無所匿其情矣夫達視之謂觀詳視之謂察夫在巳者未至則在人者亦難知君子知巳然後知人三者知人之常道也若夫大佞之似大賢大姦之似大忠則雖帝堯亦以知之為難苟以為難則易將至矣豈可不以堯難之為法乎

呂曰所以今所自始所由昔所經由所安卒所歸宿

謝曰視其所以視其行事也觀其所由觀其動作也察其所安察其情性也君子小人雖行事不同然豈有無因而然者必有以也視其所以則可以觀其識君子小人動作雖不同然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斯道也故道有君子小人其所由則一也於此則可以見人之德君子而不仁者有矣然而所安者仁小人何嘗一日不在於善然而所安者利要其久則可以知其所安矣於此可以察人之誠視其所以以視

其變事也觀其所由觀其常事也察其所安要之以久也所以在小人猶可以思慮為亦可以勉強至至於所由則動作態度之間難乎勉強也至其所安則顔色之間必有發見者尤所難勉強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言必見於外也然非有德者不能以此道觀人故惟君子視小人如見其肺肝也後世為九證十二流之别其源亦出於此然豈如聖人為簡且易也

楊曰春秋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荀無濟用之才則不能以也人之所由有邪正所至有遠近視其所以則知其才觀其所由則知其行察其所安則知其至夫如是尚能廋乎哉

尹曰視其所以者知其用心之邪正觀其所由者考其所由之嚮背察其所安者究其所處之是非則人之情何所匿哉重言之者深明其不可匿也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伊川解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　又語録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只此一事可師矣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為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

橫渠曰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縁舊所聞見而察來皆其義也

范曰温故而知新者進德修業而不已也師者人之所取以為益也未有不自益而能益人者也温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亡也揚雄曰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若此則可以為師矣

吕曰師尚多聞故温故知新可以為師矣

謝曰新故之相因特事變之不同然自一德者觀之莫知其異也温故而知新猶言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則故與新非二致也在温故不害其

為知新則知新非進取之謂在知新不害其為溫故則溫故非不忘其初之謂能溫故知新豈徇物踐迹者之所為乎故可以為師矣與記問之學豈可同日而語哉

楊曰溫故則月無忘其所能知新則日知其所亡子夏以為好學而夫子以為可以為師矣此書所謂惟斆學半也

尹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

子曰君子不器

伊川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
范曰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以道為本
故不入於形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通其變者也故
舟不可以行陸車不可以行水大德則工小德則器
工者所以制器也夫子之門人唯顔淵冉伯牛仲弓
不可以器名之自子貢以下皆器也夫子之教人志
其大者遠者而忘其小者近者故曰君子不器

游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體夫道者也故不器不器則能圓能方能柔能剛非執方者所與也

楊曰君子其猶規矩準繩乎方圓平直之所自出非一器可名也

侯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故不器

尹曰車不可以行水舟不可以行陸器之於用也如此君子無施而不可安得而器之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伊川解曰踐言則可信　又語録曰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後可以為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之　又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信之

范曰君子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故必先行之而後從之以言則言不浮行而皆有實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此君子之事也子貢之患非言之

艱而行之艱故夫子以此告之

楊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從之不行其言則去之茲其為君子與子貢在言語之科故告之以此

尹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顧行者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伊川解曰周為徧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　又語録曰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

范曰忠信為周言其道之可以周徧也阿黨為比言相比附而已君子唯忠信是與周焉者皆忠信也不患無黨於天下故周而不比小人唯已之私唯利之從故比而不周然君子於義亦比子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小人於不善亦周傳曰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君子與小人晝夜陰陽相反而已

呂曰周者以至公交物比者以私意交物故周訓為徧又為忠信至公之交以忠信也

謝曰天下之善如仁智聖賢皆有主名特君子不可以一端論也君子之道四夫子所不居則謂之聖人亦可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則謂之賢人亦可要其所存所養蓋喻於義而不懐惠上達而非小知者也其所存養者如此試一想其為人將何以目之乎其必謂之君子可也此等豈可以器名之乎其所有雖不言而可喻其所行固無係吝之私以其不可以器名故曰不器顔閔於聖人之一體未必優於子夏子

游子張然而具體也孟子於清任和未必過於伯夷伊尹柳下惠然而不學三子也知此者可以識不器之理矣以其不言而可喻故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行其言行其所言也而後從之言其所行也能至於德諧頑嚚雖不言而人皆知其為舜能讓千乘之國雖不言而人皆知其為廉則行至而言不至何害其為君子如不言而四時行亦何害其為天乎以其無係吝之私也故曰周而不比君子無私好也無私惡

也無私惡則何所親無私好則無所不親如日月之光豈擇地而後照乎故為周而後可以不比也彼係情於濡沫之間謂惟予與汝者乃兒女之事壯士且不可為也而謂君子為之乎知此者可以知君子不比而周也

楊曰忠信則無往而不周故不比比則暱於私矣故不周

尹曰君子道大周及於物而不偏比小人偏比故不

能罔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伊川觧曰學而不思則無得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

又語録曰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無進故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又曰學原於思

范曰學以治之思以精之學而不思則無得於内故罔罔之言亡也思而不學則無得於外故殆殆之言

危也博學而多識非不美也然不能思以索之則無以致其精故罔而無得也殫思研精以求微妙非不善也然不能學以聚之則殆而不安或過乎中無以致其道故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學而思則有得於內也學則有治思則有得則無罔殆之過也

呂曰學而不思如罔之無綱思而不學則不得其所安罔罔羅也殆危也不安也

謝曰知崇則德益崇下學則業益廣崇德而廣業雖

非二體然自其內外不合者觀之不可以不兩進也思知之事也欲其崇學習之事也欲其卑能習矣而不能思以精之則有習矣而不察之病民不可使知之正謂是也知及之而不能學以聚之則有窮大而失其所居之蔽夫子語季路以六言六蔽正謂此矣游曰多識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驗今者學也耳目不交於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也思則知敬以直內而中有主學則知義以方外而外有正學而不思則所

學者不能以為己故罔罔者反求諸己而無實也思而不學則所思者不足以涉事故殆殆者應於事而不安也

楊曰不思則無以自得故罔不學則居之不安故殆

尹曰學而不思則罔然無所得力索而不學則勞而無所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伊川解曰攻乎異端則害於正

范曰攻者專治之也故木石金玉之工皆曰攻揚雄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之異端則曲而不通諸聖者也若楊朱墨翟是已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豈不害哉人君之學苟不由堯舜文武周孔之道皆異端也

吕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敝而已

謝曰隱於小成暗於大理皆所謂異端然當定哀之

時去先王猶近故其失亦未遠姑存之則未甚害也欲攻之則無徵無徵則弗信弗信則民弗從其為害也莫大焉恐其不免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也故夫子於怪力亂神特不語而已無事於攻也彼有一識吾之門墻能以善意從我則其於異端豈待吾言而判哉若孟子之於楊墨不得不辨則異乎此

楊曰異端之學歸斯受之可也如追放豚則害矣

尹曰適堯舜文王為正道非堯舜文王為他道君子

正而不完苟攻乎異端則害於政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伊川解曰人苟恥其不知而不求問是終不知也以為不知而求之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

范曰仲由好勇勇於學則將强其所不知以為知小其所知以為不知故莫若必由其誠則是知也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凡人莫不有此患有諸已而必信者鮮矣豈獨由也哉

謝曰子路勇於學者也彼其閑於死生之際蓋有大過人者然舍故態而遊夫子之門其為功不過數年之間若是其速則於道豈無強探力取之敝乎故特語之以此知之為知之可以知不可以不知者也不知為不知不可知不必知者也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在衆人則以為不可知者矣然而在學者苟不知此豈非闕歟千歳之遠六合之外則衆人有以不知為愧者矣在學者儻不知此則亦何害於道如此

者盖非可以一言盡也儻能别識於此亦可謂知所存心矣亦可謂能克是非之心矣故曰是知也

楊曰以不知為知豈知也哉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不知為知也故語之如此

尹曰仲由好勇盖有强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孔子誨之以此

子張學干禄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伊川解曰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也君子行己能慎得祿之道也　又語録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内出者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祿在其中矣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顔淵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干祿者也

又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所以告子張

也若顔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然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禄者孔子葢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横渠曰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行寡悔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又曰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耳

范曰夫子之門人顏淵閔子騫皆不仕於大夫漆雕開亦不欲仕也子張以仕為急故學干禄而夫子告以慎其言行修天爵而人爵從之矣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故曰禄在其中矣苟能修身亦不廢其干禄也

呂曰疑者所未達殆者所未安

謝曰此子張以干禄之學問於夫子而夫子語之以干禄之道也或得之於往訓或得之於益友皆所謂聞也彼豈欺我哉然未能安於吾心皆所謂疑疑則

勿言可也見非自見之見乃識見之見見之不疑然後行之不疑於見有所未安者不行可也闕疑而言見殆而行人雖不我罪我獨於心無慊乎尤非人尤之乃自尤也多聞闕疑可以無慎又曰慎言其餘多見闕殆可以無慎又曰慎行其餘此皆有深意其惟近思者可以得之乎能至於此非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也若汝如此天下不用善則已用善則人其舍汝乎無天理則已有天理則神之聽

之其舍汝乎此所以有必得禄之道也

游曰行於己而為行故慎行則寡悔悔在心也應於物而有言故慎言則寡尤尤在事也易之言無悔者本諸心也故於行己者言寡悔言無尤者涉於事也故於應物者言寡尤咸同人復大壯無悔賁咢蹇旅大畜無尤非謂言可以有悔已

楊曰聞見之多則知之未必盡也不能無疑殆疑而言之殆而行之不知闕其疑殆而慎其餘則不無尤

悔矣積尤悔之多則身之不能保何禄之干乎然學於聖人之門而問干禄宜非所學也故孔子以言行寡尤悔告之所以長善而救其失使知其求焉耳詩曰干禄豈弟蓋是義也然子張孔子以為狂士則多聞見而不能闕其疑殆蓋有之矣故其告之如此

尹曰臣聞歸罪為尤罪已為悔多聞而闕其所疑者寡尤之道也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也子張以仕為急故夫子告以慎乎言行修天爵而人爵從

之故也能慎言行則祿在其中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伊川解曰舉錯得義則民心服

范曰為國之道唯患乎枉直之不察是非之不辨也舉君子而錯小人則民服矣舉小人而錯君子則民不服矣

謝曰天下之道二枉直而已天下之情二好惡而已

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順其所好人之所以服也逆其所好人之所以去也然則為天下國家之道特在於舉錯之間而已故舉錯則同治亂則異然自古治日少而亂日多彼其心豈固欲舉枉錯直以拂天下之心哉蓋無道以照之則自以為直自以為枉者亦多矣

楊曰舉錯當人心則服矣

尹曰舉錯得義則民心服也必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范曰季康子不能正身而欲民敬不能孝慈而欲民忠不舉善而教不能而欲民勸不可得也夫子於君大夫之問未嘗不以正對者急於民也

呂曰既孝且慈上下交盡此所以使民忠也　又曰孝以盡乎内慈以盡乎外内外交盡忠之本也故可使民忠

謝曰敬忠以勸雖三代之民何以加此如季氏者亦豈知此道真可以為天下國家也彼其所問蓋故家遺俗之所傳耳三者皆情性所有豈可以強為乎敬無體也惟莊可以聚之忠固有也惟孝慈可以居之勸非強勉也使知善之為善蓋有不待詔而從之輕矣此三者皆不可以偽為善學者雖以此自養可也民雖不可使知之其能使不出於此道乎然則所謂成已成物有二致不可矣後世徒以法度繩墨糾持

人心者亦多見其術之跡矣

楊曰有戲慢之色則人易之故臨之以莊則敬孝以身先之慈以子畜之則人知親上矣善者舉之不能者教之則人樂於為善矣故勸

侯曰莊非敬也臨之以莊孰不敬哉孝慈非忠也孝於親而慈於下孰不為忠哉善者舉而用之不能者矜而教之孰不勸哉雖堯舜之政不出於斯而已

尹曰欲使民敬當臨之以莊欲使民忠當先孝慈欲

使民勸當舉善而教不能未有不自已出而能化人者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伊川解曰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則能施於有政

范曰政者正也正身而已未有不正身而可以正家不正家而可以正國者也故孝於父母友於兄弟施

之於家而有政是亦爲政矣豈必在位乃爲政哉

謝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猶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此一家之政也一國能如此一國之政也天下能如

此天下之政也豈有二道哉同是道也一人用之不

見其聚而多天下皆用之不見其分而少天下皆亂

而已獨治在獨善者處之不害爲太平天下皆治而

已未治在任重者處之猶以爲不足然則論政者果

有物我之限哉謂孝乎惟友于兄弟爲政豈知道者

之言乎

楊曰為政者自家推之國而已此為政之本也夫子之於是邦也必聞其政至於為政則有不得而與焉以行示之而已是亦為政也故其言如此

侯曰為仁自孝弟始推孝弟之順施於有政則天下可以平何必民人社稷而後為政哉聖人言而世為天下法動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道其為政孰禦焉

尹曰政者正也正身而已所以施於天下國家者其為道一也故孝友之施於家是亦為政奚必在位乃為政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范曰車無輗軏則跬步不能進也無信則不可行於州閭鄉黨而況其遠乎故兵食可去信不可去匹夫不信猶不知其可而況於為天下國家無信其可行

乎

謝曰有諸已之謂信人而無信則無諸已矣孔孟論信如此然自不學者觀之亦莫知所謂有者有何物也亦莫知所謂無者無何物也今且以形性之近論之聖人人倫之至雖不可以信言然自其因性言之亦可謂有是性自其踐形言之自可謂有是形聖人固如此然衆亦豈能舍是性亦何嘗離是形何以謂之無也曰視之不見與無目同聽之不聞與無耳同則

雖謂之無是形何不可之有當其操欲害人之心則幾於無惻隱當其懐穿窬之心則幾於無羞惡則雖謂之無是性亦何不可之有天與之而已不能有之以至於此求其有以異於遊魂為變者已希尚可以謂之人乎世盖有魍魎之論惟斯人者可以當之以言其非有非無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取譬實不遠矣

游曰人而無信以輗軏為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

而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無信則中無所主矣以之為仁則煦嫗而已以之為義則𨇾跂而已為智則詐為禮則偽無所施而可也輗軏大車小車所恃以行者也而有信則大德小德所資以進也故輪輿雖備而無輗軏則有車之名而無運行之實人而無信則雖君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不可入堯舜之道故其喻如此

楊曰車無輗軏則無以引重而致遠人之於信猶是

也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舍是則不行於州里況天下乎

侯曰信者有諸已也信於仁則為仁信於義則為義信於禮則為禮信於智則不鑿不信則無此四者罔人而已猶大車之無輗小車之無軏可行之哉輗軏車待以行者也

尹曰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者轅端横木縛軛以駕牛者也小車謂田車兵車乗車軏者謂轅端上曲

鉤衡以駕馬者也人而無信如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言不可行也如是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伊川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

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知慮所不及只有時不可也　又曰禮時為大須當有損益夏商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之類可從則從之　又曰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

故當時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為曠蕩尚浮虛而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簒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

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萬目亦未甚舉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節

范曰夏商之禮皆聖人之所作也然而商周繼之必有所損益焉所以適時之宜也其或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可知也三代之禮至周而備後世雖有作者亦無以加矣故孔子曰吾從周雖有損益亦不出乎三代而已

揚雄曰繼周者未欲太平如欲太平舍之而用他道

亦無由至矣

呂曰按殷周已見之迹知理勢之必然故可以推知百世

謝曰子張之意以謂遠必有以驗乎近亦可謂窮理之言也然意則有盡故聖人不以為然亦不以為不然直暢之以己意而已聖人之意如何以謂在我之前者既以考諸三王而不謬在我之後者又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因革損益之理出於窮則變而

與民宜之不謂纂紂之餘一無可因革紹堯之後一無可損益視其理之所在何如耳於此可見三王之用心矣此聖人於因革損益之理可知也繼周者或有以聖繼聖者乎不可得而知也或有以暴易暴者乎不可得而知也其知所以損益乎不可得而知也不知所以損益乎不可得而知也其唯可以徵諸庶民可以驗諸鬼神者雖百世之遠有聖人作其必同乎此其可知也

楊曰三代之禮相因而已非盡革也因時損益救其偏弊而已後之繼周者無以易此故雖百世可知也

觀孔子對顔淵為邦之問其損益之理可知也

侯曰損過益不及雖百世可知也奚止十世哉三代之損益不越斯而已

尹曰臣聞三王之禮不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方備皆因時損益而然也推之則商因於夏周因於商從可知矣後世若能知損益之道雖百世亦由是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謟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伊川解曰不當祭而祭之謟乎鬼神也時多非禮之祀人情狃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葢無勇耳

范曰非其鬼而祭之則是非所事而事之也見義不為者所當為而不為也夫可為而不為與不可為而為其失則均故祭非其鬼者為謟見義而不為是無勇也

呂曰謟生於過無勇生於不及也推是二端以明過

與不及之害

謝曰此一段立義雖異而意則相循隂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若夫不知不仁者不足以與此亦豈知鬼有不神者乎而又當政教失禮義廢之時則非所祭而祭

之者宜其紛如也聖人於此時欲驟而語之則無證欲秩之以禮則無位其憂深思遠之所為以謂儻能知所祭而祭之則鬼神之禮未為不明於天下也祀典猶不喪也蓋鬼神之理不明於天下原於非所祭而祭之此其所以祈於不諂焉知諂為可恥而又能勇於不為庶乎經正矣故繼之以見義不為無勇也仁且不武蓋有如公子家者則知及之而勇不能行者蓋有矣然此之所謂見亦豈直所謂見哉使其如

見所好則豈不能如父母之愛赤子使其如見所讐則豈不能如鷹鸇之逐鳥雀謂不能爲吾不信也恂恂仁者有如吳祐而能抗跋扈之威此可見矣又況於自反而縮者乎

楊曰非享親報本皆祭非其鬼也徼福於非其鬼非諂而何夫氣集義所生也見義不爲其氣餒矣焉得勇

尹曰臣聞師程頤曰不當祭而祭之諂於鬼神也時

多非禮之祀人情狃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
蓋無勇耳

論語精義卷一下